

醫學院教職員工榮退歡送活動

◎文 / 林裕晴、王亮懿



醫學院教職員工榮退歡送活動在 1 月 5 日於第三講堂舉行，由醫學院張俊彥院長親自主持，幾位退休教職員也上台發感言，本次特別邀請成大曼陀林樂團做開場演奏，場面愉悅又溫馨。

以下為退休教職員的榮退感言：

顏經洲老師

我很感謝林院長，因為那時候在教學方面跟著他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對我們後來的醫院評鑑很有幫助；另外就是吳俊忠老師我也很感謝他，當初我在做臨床病理時不知道要做什麼研究題目，他告訴我做抗藥性的研究，之後也是靠著這個題目讓我順利拿到教職，升到現在的教授。在

這裡面很高興有跟成大感染相關的團隊合作，像劉主任，從他們身上學到蠻多東西的。

我也感謝我在當部主任或是科主任期間上一屆院長的團隊，因為他們給我相多的協助，而且從林院長身上我看到一個外科醫師的典範。另外我也感謝楊院長，就是我的感覺他是一個出現在病理部頻率最高的院長，他常常突然就在病理部的某一個角落出現，所以在他下面做事，不僅要兢兢業業而且是戰戰兢兢。在這裡我也感謝參與的肺癌團隊，另外就是醫技系的團隊對病理部的協助也很多，像謝老師、張長泉老師、王貞仁老師對我們的幫助都非常

大，所以在這裡謝謝整個醫技系的團隊，他們對提升病理部的幫助是非常大的，所以在這裡趁這個機會謝謝他們。

在成大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我從大一帶到大七的導生，他們現在都分散在各個地方，我在成大唯一得到一次教學優良，就是他們在大四的時候。在成大經歷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件事就是從舊大樓搬到新大樓，很多經歷其實都蠻有趣的，那在那一段期間我也看到成大的效率，所以你可以在一轉身的時間裡面可以從馬到成功馬上變成邁向成功。

另外我也感謝一些沒有在照片上的人，因為他對我這輩子人生的修行是很有幫助的，對我人生的某些經歷很有幫助，讓我的人生境界會不一樣，最後還是要感謝成功大學，在成大雖然常常要節衣縮食，但是我還是感謝成大至少讓我的小孩從沒鬍子養到有鬍子出現，這應該感謝成功大學付我這份薪水。

要離開這個一開始並不想來這個地方，我還記得第一天來的心情其實是蠻鬱悶要回到南部來，但是經過這幾十年來，我已經把成大當成是我第二個家，其實剛來成大留在成大的時間比留在家裡的時間還多，所以成大變成我第二個家，現在有

要離開家的感覺，我想最後還是謝謝成大給我的這一切，謝謝大家。

黃文柱老師

我喜歡這個地方，真的非常喜歡，我非常感謝黃崑巖院長、賴明亮教授讓我有機會成為成大醫學院醫學系神經科的教職。黃崑巖院長當時親筆寫給賴明亮教授是希望延攬資深的教師來強化神經科的陣容實力，而那時我只是剛升上來的主治醫師而已，得到賴醫師很大的支持跟幫忙。

我對黃崑巖院長有一點愧疚，以前基礎學科的有些老師在路上會問我說你知不知道黃院長有巴金森氏症，他的狀況是怎麼樣？以前我都含糊帶過，因為那時候黃院長有來二次醫院住院，陳志鴻院長就指派我當主治醫師，那時我就只帶我們的CR去看黃院長，我就跟他講這件事不對任何人說。所以同仁再問我黃院長的狀況我都含糊帶過。他決擇後為什麼去美國的心境我當然很了解，以前院長夫人謝醫師有打電話給我，我太太就跟我講說你到底多久沒有打電話給黃院長？你怎麼沒有更主動，更頻繁一點，讓我覺得實在是不好意思。

我對黃院長的智慧非常欣賞，以前他常常在我們醫學中心通訊寫一些短文，籌



建醫學院過程他的一些經歷，其中他就提到我們成大醫院與成大醫學院外牆的壁磚他怎麼選，或是怎樣考慮，我覺得他實在是很厲害，前幾年我去台大開會的時候剛好颱風過後，台大的外牆鋪上整個繩索，外面就寫個防止落磚，那時我就更想到黃院長厲害的地方，他一個學醫學的人能知道德國的壁磚是那樣優良。

我的臨床研究早期就是跟著賴明亮醫師、蔡子同醫師、蔡景仁醫師，後來跟姚主任學習，他在核醫科跟核能研究所做多巴胺系統相關核種的研發，那時剛好有機會，姚醫師邀我參加這個計畫，跟姚醫師有寫一些文章，在這邊多年來寫的一些文章，就只有 2 篇 Impact factor 超過 5，其他都沒有，研究就是普通而已。在教學

這一方面，有一段時間其實我對教學還蠻有興趣蠻有意願的，現場在座的我們科謝函潔醫師以前當系學會會長的時候有在舉辦勵人獎選拔，我差一點就拿到勵人獎，在我前面贏我的人就是林志勝醫師。在臨床服務這幾年來，我的專長是巴金森氏症和肉毒桿菌素注射，病人真的有些改善，從病人的謝意得到一些回饋。

我要講一個小故事，我個人認為蠻有意思的，也算是在我的服務方面有小小成功的地方。有一天我去腦波室要找我們住院醫師看報告，他還在裡面做檢查，我在外面看到一本書，就是嚴長壽先生寫的“教育應該不一樣”，以前醫學院辦活動的時候有請嚴先生來演講過，我個人很喜歡他寫的書，那時候就隨手打開，看到以

前唸淡水高商的大廚江振誠先生，後來他在新加坡那邊開了一個很有名的餐廳，在國際上相當有名氣，書中寫他學習的過程，從完全沒有接觸過法文，淡水高商畢業之後去法國，在法國蹲了十年，後來變成大廚，他本來認為台灣人對削馬鈴薯這件事有什麼難的，這不是一個廚師應該做的事情，但是後來他從以前在做削馬鈴薯這件事情，他知道馬鈴薯的品種不同，產地不同會有怎樣的特徵上的不同，煮到最後他可以知道這鍋的馬鈴薯那一顆熟了要撈起來，他自己就有那種直覺。我覺得他最了不起的是在一次的演講裡面提到，他今天準備做一道菜，他會先想顧客是喜歡酸一點或是甜一點等，喜歡什麼口味顏色等等，他在做菜的時候會把他的意念灌注到這道菜裡面，讓吃到菜的人可以感受到廚師背後在想什麼。有一次大概凌晨 1 點多，我們值班的住院醫師打電話給我，二天前住院的 70 歲先生，因為有智能減退，走路不是很穩，這次住院來做檢查要了解病因，剛剛被發現沒有呼吸，CPR 沒有救回來。我在想這下子怎麼辦，突然間發生這樣的情形，我要怎麼跟他太太說這件事情，他太太一直都在旁邊，隔天小孩從國外各地趕回，醫院也有召開一個家庭會議，那時麻煩李振昌副院長到病房跟家屬

講整個事件過程，他的太太從沒有對我講我負面抱怨的話，唯一的抱怨是病房的床太軟了，讓他先生睡得不舒服，常常上上下下才會出狀況，他太太在檢討會上說我每天在查房看病人跟他先生與她講的話，她說她知道我的腦筋在想什麼，我接下去要做什麼，要為他先生做什麼，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有把我的意念灌注到實務上面去，所以她可以體會我到底在想什麼、要做什麼，後來她在這件事對我完全沒有負面的評語，所以讓我覺得有用心可以把醫療不愉快的事情減到最低。

我蠻喜歡成大神經科這個小家庭，我們科的氣氛都非常的好。我這幾天在整裡東西也有看到以前我們的住院醫師或學生、護理師他們寫給我的卡片，我非常感謝我們的住院醫師、病房護理同仁、神經科、醫學院、還有醫院，說真的這裡真是一個好的地方，我非常感謝跟我在一起的人，以前我有當四年主任，很多人包括我太太跟我講你愈來愈嚴肅，以前當行政時候，我幾乎把時間都放到那邊去了，所以我想還勉強可以通過，以前幫助我的老師也沒有讓他們太失望。我非常謝謝大家，謝謝這個地方，祝大家身體健康，新年快樂！

何漣漪老師

非常感謝院長還有院辦的同仁們為退休的人員舉辦隆重盛大的歡送會，雖然是期別會，氣氛還是蠻歡喜的，因為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句話都是“恭喜哦”或“Congratulations”，我要好好思考退休以後是不是一個可喜的事情。

我想剛剛張院長也把我的心聲講出來了，就是說退休是時候到了，像一年四季的變化，總有那麼一個時刻。我也喜歡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最後的那幾句話，“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了，我揮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這不是表示我真的很瀟灑，而是想說我就偷跑偷溜了這樣，假裝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雖然這是很 nature（自然）的事情，但真的要去真正的面對它，還是百感交集的。

因為大字報貼出來了，很多人都知道原來何某某要退休了，遇到我都說“你要退休了”“恭喜了”，還會有不少的人會說“會不會覺得不捨”，所以，我想用這個機會做回應。說真的，我真的沒有做準備，就像剛剛跟大家講的，我本來想要偷偷溜走，所以我也沒有什麼認真的想到底要講些什麼，所以我想就針對這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是很多人會說“你接下來就是沒有工作壓力了，對不對？”我沒有什麼生涯規劃，但我一點都不擔心，因為我有很多的夢想或是喜歡的東西，過去擔任教職期間，這都暫時擱下來。因為工作必須全心全意的投入，所以，過去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比如說剛剛看到芬薰你們彈奏得好棒，不管是曼陀林還是烏克麗麗現在都很流行，我也很想學。又或是學一學語言，我記得黃崑巖院長退休以後去學了德文，而且學習的非常好。對未來雖然我沒有規劃，但是我相信上帝已經安排好了。

另外，有人問我“會不會覺得不捨”，如果我說不會，是假的。我是民國 72 年進來的，那時候醫學院是正在籌備的時候，我是當時創院院長找來的四位助教之一，我很開心我是從基層做起，也很感謝在這樣的環境裡面很多人幫助我，讓我有許多成長的機會，所以我能夠一直升等到教授，也讓我有很多機會可以來嘗試不同的事情。

除了教學責任，比較有挑戰的是研究，我民國 75 年出國，出國前，黃院長找我們自己設計研究室。那時這邊都還是一片荒地，但是我回來時的時候，這樣一棟非常漂亮的建築就蓋好了，讓我們馬上

使用。我們的硬體是非常好的，我想這個院方及當時的國科會都給了非常大的支持，只能說我們生對時代，可以讓我們把握機會得到成長以及裝備，讓我們可以有發展的機會。也用這個機會謝謝我們所上的老師，給我許多的幫助，不管是一些 idea，或是有困難的時候的討論，大家常常有在一起互相切磋的機會。在研究的方面我非常的幸運，能夠在這裡有一個自己特定的領域可以做到現在，不敢說有什麼好的成果，但在這個過程當中，真的非常享受。我常常定位我的研究是一種探索，所以有一些發現很高興。很多年輕的學生們加入這個行列，當看到他們在這個當中有成長，我們會一起興高采烈一起歡喜快樂。

另外，雖然我個人對行政不是很有興趣，但也讓我有機會去投入各種各樣的行政，比如說招生、高中宣導，還有當時唐老師當教務長的時候，把我找去做教學發展方面的事情。這些對我來講是挑戰，也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

我這三十幾年來…扣掉當中我出國進修的五年，將近我一半的人生及歲月，都投入在這個地方，我會非常懷念這個地方。但是，不管怎樣，總是會有這麼一天，另外，在這一段過程，我去年還拿到

教育部給我的教學滿三十年的一個獎勵，真的是蠻長的時間，在這中間當然也經歷了很多我剛剛講的成長的機會，那這是非常快樂的事情。但也經歷不少悲歡離合，像在我們的所上的黃院長，還有黎煥耀老師及葉輝斌先生，他們都先後離開了我們，另外還有之前我們所上第一位退休的翁肱誌老師。所以，我們同樣也是從這樣的經歷裡面學習到很多人生的功課。

我是捨不得的，但回想過去成長的過程中，我非常的感恩，所以，就把這種情緒放下了，繼續往前走。如果有什麼我離開以後還可以繼續能夠幫上忙的，只要能夠做到，我非常樂意，希望還是能跟我們醫學院有藕斷絲連的關係。我是這個家庭的一份子，我很樂意繼續有貢獻。

同時我也看到醫學院這一段時間真的是有蠻大的變化，雖然一開始的時候，黃崑巖院長就把它建造的非常理想，不管是硬體或軟體都非常好。但時代一直往前走，有一天發現真的有一些力不從心了，尤其是在研究或是教學，感覺壓力會越來越大。所以也為什麼要設計 65 歲要退休，雖然我還有一年半才到 65 歲，有這種感覺的時候，我覺得就是要放下來。然後很高興看到有新血一直進來，在這邊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老師及同學，你們前途無量，

你們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在這裡發展，我也相信成大醫學院也一定會越來越好，祝福大家，謝謝！

陳芬薰 技士

其實本來今天我是沒有要來的，但是顏秘書說要找我來彈琴，所以我就來了。我是在民國 75 年的時候來藥理所，之前是當張文昌院士的助理，80 年才任公職，所以我在成大醫學院今年剛好滿三十年，可以說有一半的人生都在這裡。我也是成大畢業的，從民國 69 年就到這裡唸書一直到現在。很感謝我歷任的所長，對我的包容及指導。

其實我是退而不休，很多人跟我講說退休會很無聊，可是其實你們剛看我們在台上表演，我們曼陀林樂團今年成立剛好第 10 年，現在在發起一年內我們要做 100 場的義演，從九月開始到現在，已經完成了四十幾場的義演，我們義演的對象是針對安養院、老人之家，我們也曾經去新化的精神病院，我們希望用我們的音樂帶給一些病人或一些老人歡愉，我希望說如果你們有認識一些醫療機構希望我們去的話，那可以跟我們聯絡，我們很高興去，那今天也很高興醫學院辦這個活動，謝謝！

